

太平门

□南京 关立蓉

2011年夏天,我带着女儿随军来到南京,住在锁金村。我们办了张南图的借书卡,每个周末,去南图借阅相关书籍,太平门是必经之地。

彼时,太平门还没有被修复。路边的公交站牌,标记这一片空阔之地为“太平门”。这三个字,只一眼,让人怦然心动。

太平门曾是明代南京城的13座内城城门之一,处在钟山与玄武湖相接的位置,建在富贵山与覆舟山之间,乃扼守钟山通向城内的通道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太平门东面,连接此处的一段城墙被称为“龙脖子”,这一带是南京城唯一没有水体保护的城墙,于是成了城市防卫的“软肋”。在近代史上,太平门一次次面临劫难,火炮炸声声惊天动地,曾国荃的湘军、辛亥革命时的江浙联军、日军的炮火……都将进攻重点选择在太平门,饱经风霜的明城墙被硝烟笼罩,四处都是弹药的印痕……

上个世纪,为拓宽马路,太平门和与之相连的一段城墙被拆除,只留下东西两侧的残断墙垣。2014年,太平门在一波三折中复建竣工,以三孔券门,总宽近百米的巍巍雄姿矗立在原址,回到人们的视野。

手写说明书

□南京 谢文龙

前几天给母亲打电话,她说他们一切都好,就是最近老家患感冒的人多,让我们不要担心。我连忙提醒她不要随意串门,年龄大了,抵抗力差,容易被感染上。

打完电话,我让在医院工作的妻子明天上班开点感冒药回来,寄回老家给父母备着。

第二天下班,妻子带回来四五盒药,有感冒灵冲剂、退烧药、消炎药,其中还有一盒进口的抗病毒药。

我一盒一盒地拿起药品说明书看着,准备在电话里指导父母如何服用。儿子在边上说:“爸爸,我们一次给爷爷奶奶寄这么多药,就怕他们弄乱了,那麻烦就大了。而且,你看,这说明书上的字太小,爷爷看报纸都要戴老花镜,这上面的字他能看清楚吗?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!是啊,别说这么多的药物父母容易搞混淆,

黛瓦

□广西南宁 林金石

很喜欢这样的画面:黛瓦粉墙,亭台楼阁、池馆水榭。多么优美,多么惬意。我尤其喜欢黛瓦,无论是亭台楼阁,还是池馆水榭,都离不开黛瓦的装饰,离不开黛瓦的荫蔽。

犹记得读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夏天,那天放学,走到半路时,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恰好此时,前面有一间屋子,我迅速跑过去,进到那间屋子,瑟缩着身子躲在屋檐下,整个人似乎找到了依靠,心瞬间就松弛了下来。

那间屋子的屋顶就是黛瓦盖成的,人站在瓦檐下,看着被黛瓦挡在身外的大雨化成雨帘,从瓦

如今,这里早已炮火沉寂,成了车水马龙、游客如织的风景名胜区。今日往昔,换了人间。东边的城墙,光阴打磨,青苔斑驳,仔细看,还可见弹痕累累。每逢夏季大雨漫灌时,雨水从墙根汩汩排出,给游人表演“龙吐水”。

宽阔的龙蟠路,向南直通太平门,马路西边,波光旖旎的玄武湖,一碧万顷。远处可见金陵第一高楼——紫峰大厦,它长身玉立的雄姿,和附近高低参差的现代建筑,一起构成一道绝美的金陵天际线。靠近太平门的东南角,玄武湖又露出野生的一面,多了一份宠辱不惊的大气,一大片在风中摇摆的芦苇、孤独的游船码头、在水中似闲庭信步的野鸭……

路东边是巍峨绵延的紫金山,山上的林木郁郁葱葱,连接成无边的绿毯。山脚下白马湖旁,有一片杉树林,伟岸的身姿,仿佛是护山的忠诚卫士。晚间,步行穿过太平门,人行道一侧是喧闹的龙蟠路,另一侧是静谧的紫金山。城市的灯火挂在树枝的那边,挤不进来。淡淡的月光、缭绕在山间的云雾、鸟儿的鸣叫、山与亭阁在白马湖中黑黝黝的倒影……这里完全没有了城市的喧嚣,行人沉浸在夜色浸泡的山味中,仿佛置身于人迹罕至的旷野。

就是每种药物怎么服用也会把他们搞得头晕啊。正当我如何让父母安全用药苦恼时,孩子又对我说:“爸爸,你可以在药品盒子上编号,然后每个号的药物再给他们手写个说明书,就用平时说话的方式写,这样他们就会记得很清楚,你千万要记住,字一定要写得大一点啊!”

我不得不佩服孩子的聪明机灵。说干就干!按照孩子教我的方法,在药物盒子上分别写上了大大的1、2、3……

给盒子编上号,我又依次写起了药物使用说明:1号,退烧药,体温达到38.5度以上吃一颗,12小时内如果不退热,再吃一颗,退热就不要吃了。2号,消炎药,喉咙疼的时候吃,一天吃三顿,每顿吃一颗,一定是吃过饭以后再吃。3号,抗病毒药,身体不发热不要吃,如果身体发热了,每天早上、晚上吃

顶哗啦啦地往下流,心里倍感温暖。也就因此,我爱上了黛瓦,爱上这黛青色的、脆弱的、不起眼又常见的物体。

大学毕业那年,我被指派到南方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实习。当时没有领队,通讯与交通也还没那么发达,一切都得靠自己。我在那条通向未知的小山路上踽踽而行,走了好久好久,眼看天色渐渐暗下去。就在这个时候,我突然发现,路边有几片破碎的瓦片。我顿时来了精神,继续前行。果真,就在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间瓦房。越走越近,瓦房也随之越来越多,接着我看见了一座村庄,也看见了

山川纵横的太平门,再大气的风景布局,也抵不过人们对“吃”的追求。白马湖公园对面的随心园酒楼,梅子红参、秋葵绣球菌、水云丝……诗情画意的菜名与美味一起迷醉食客;太平门街的“老鼓楼鸡鸣汤包”,肉馅饱满,调味合适,满满老南京的味道;玄武湖畔,造型萌萌的“太阳宫”修复一新,成了南北风味美食的聚集地;这个春天,“太阳宫”隔壁的“金陵STYLE”街区出了新,一副新潮的派头,有精美的咖啡店和brunch,小红书博主将这儿夸赞为“南京太古里”。

太平门街还有一家文都书店,临街明亮的落地窗内,可见整齐的书架,精致的咖啡吧台,西隔壁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京出版社。再往西走一段路,到了鸡鸣寺附近,这里还有个粉墙黛瓦的安静院落,门口悬挂着木制牌匾:世界文学客厅。让人不由得心生感慨。

每年春节期间,太平门上张灯结彩,悬挂10多米的巨幅对联,今年悬挂的对联更是气势磅礴:揽紫金翠黛,玄武晴波,一城佳气豁襟抱;欣花外莺啼,云间燕舞,六合春风醉太平。听说住在附近的年轻人结婚,在接亲时喜欢绕行太平门和富贵山,讨“富贵太平”的彩头。走过悠长岁月的太平门,已是名副其实的太平富贵之地。

一颗,要连吃5天……每份说明书上的字都特别大,几乎占满了一整页。

妻子看着手写的说明书,对我竖起了大拇指,笑着说:“你这个是药物包装盒上说明书的‘翻译版’啊,不过这个好,实用,相信他们一看就会了。对了,你要提醒爷爷他们一下,身体不舒服了就给我打电话,我来告诉他们该吃几号药。”

昨天晚上,我们正在吃晚饭。父亲打来电话,中气十足地对我说:“你们寄回来的药都收到了,一看寄那么多,我还担心怎么用呢,再看每个盒子上都粘贴有说明书,一下子就明白了,字写得那么大,我不戴老花镜都能看得很清楚。你们放心,我们会注意身体的,孙子马上就要中考了,你们都要保重好身体啊……”

听着父亲的叮嘱话语,那顿晚饭我们全家都吃得很香。

村庄里的人。在他们的指引下,我找到了那所偏僻的学校。

后来,每每谈起此事,想起此事,我不得不对瓦又生出了几分膜拜来。

我的父亲也是爱瓦的。记得我小的时候,父亲去上工,每天晚上回来后,总会到房间的抽屉里拿出一片破碎的瓦片,然后在大厅的墙壁上把当日的工分一一记下。记毕,父亲会久久地凝视着墙上那一串串数字,脸上露出了微笑。

岁月的齿轮在不停地转动,世间万物日夜更迭,黛瓦于我却更加亲切。

母亲在我家小住

□安徽淮南 吴娜

那年,我刚生完孩子从医院回到家,母亲的电话就随之打了过来。她要来家里照顾我坐月子。

“妈,你知道我这里房子小。”我有些为难,“再说有公公、婆婆和你女婿照顾我呢,你就放心吧。”

风风火火的母亲丝毫不给我拒绝的机会,“我在你房里打个地铺就行。”

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拎着自家养的芦花鸡,挎着自留地里种的玉米、青菜进了家门。那时候,我和先生跟着公公婆婆一起住在老房子里。仅四五十个平方,只有一个小客厅、两间小卧室。公婆住一间,我和先生挤一间。

孩子出生后,本就满满当当的卧室又塞了一个婴儿床,连衣柜的大门都打不开了。母亲来后,只能在连着我们卧室的小阳台上,用折叠椅铺了个床铺。本来先生是要睡椅子的,可母亲坚决不同意,说先生工作忙,如果休息不好,身体会吃不消的。

夜里孩子哭闹、要换尿不湿、要冲奶粉……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,她不让我起身,也不要婆婆、先生帮忙,常常一个人抱着孩子在阳台踱步,一哄哄半夜。白天她去菜市场买菜,跟婆婆一起给我做各种营养餐,见缝插针地洗尿布、给孩子擦洗身子……整整一个月,我和先生、孩子都吃胖了不少,只有母亲一下子瘦了十多斤。

孩子快上学时,我在高新区买的一套小两居室装修好了。那天,母亲听说我一个人在新房打扫卫生,一早就赶过来帮忙。因为第二

情诗

□河南鹤壁 丁泳丹

谷雨日后,雨生百谷。上天是眷恋着这片土地的,变着法子诉说着自己的倾慕之情。我想,这是一场跨越千万年的暗恋。冬日,它把情思小心翼翼地装成了包裹,化成白雪飘落人间。直到万物复苏,大自然似乎渐渐敞开了心扉,天空再也憋不住满心的言语,写成了一篇篇情诗,寄给了生灵万物。

这是一首写满了希望的诗,穿越柳青花红,奔赴人间,飘进这山谷。山里的一座小城,小心翼翼地收藏起这份心意。这时,春天在娘子关山崖的拐角处,一转身就会消失不见。

夜晚,街道弥漫在一片烟雨之中,城市被雨淋湿,清晨蒸腾的雾气把远山泡得模糊,推开窗户,前几日的沙尘被洗净,空气难得的清新,凉凉的感觉,带着点清甜的滋味。

平淡如往常的早晨让人觉得格外亮堂,随着天气渐暖,晨练的人愈发多了起来。这山城的早餐店,常常人满为患。油条在油锅边

天我还想去市集买点儿花草草啥的,便决定在新房住一晚,母亲担心我一个人搬不动,也没有走。那晚,我与母亲坐在落地窗前的大阳台上聊天。

母亲说,新房装修得很漂亮、环境好、周围设施好,孩子上学也近。我说,就是有些小,公婆住一间,我和先生还要跟孩子挤个上下铺。母亲说,有公婆帮着接送孩子,你俩轻松不少呢……

那夜,窗外的天空很低、星空闪闪,微风中有淡淡的青草香,依稀中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,围在母亲身边,嚷着要母亲讲故事,总是舍不得睡去。后来,母亲曾来电话说,那一晚是我自我出嫁后,睡得最踏实的一晚。可我明明记得,因为还没有正式搬家,那夜只有一床被子的母亲是铺一半,盖一半;而我又睡得很沉,早晨是母亲一个人摸索着出了小区,买回了早餐。

搬了新家后,我曾不止一次地邀请母亲来我这儿住几天,可她不是借口说地里的活儿放不下手,就是嚷着父亲又背着她偷喝酒了,一天不看着都不行。母亲依然会不时地送些新鲜的蔬菜瓜果过来。有一次,母亲又过来送土鸡蛋,赶到黄昏时,天却下起了雨。我留母亲住一晚,母亲却说我这里太小了,根本挤不下,坚持要去不远的弟弟家。

我送母亲下楼时,母亲突然对我说:“你孝敬好公婆,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,我和你爸有你弟弟照顾呢,轮不到在你这儿过夜。”

那一刻,我才明白:只有我需要母亲时,她才会来这里小住。

轻轻一靠,展示着秀色可餐的骄傲。十几平米的小店,像那锅滚烫的面汤一样热热闹闹,客人熟练地点餐取餐,老板像陀螺似的忙得转来转去,去得稍晚一点儿,就吃不上那香嫩的老豆腐和豆浆。好在还有抿曲儿,这是当地的特色。下一锅现压的绿豆面条,细细的面条刚一漂起就被捞起来,浇上鲜香的汤汁,撒一把葱花,淡淡的胡椒味配合着豆面清香,爽滑开胃,就像谷雨中这山城的味道。

这是怎样一种滋味呢?是丰收的味道,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味道。吃罢,结账。有意思的是在这里你吃了啥、吃多少店家也不过问,付款全凭食客自己自觉。

路边摊贩也多了起来,一筐筐地搬出新进的水果,草莓、桑葚、西瓜……五颜六色中透着入夏的味道,带着一股自然赋予的能量。

青山换绿望春痴,浮云悬卧栖花枝。谷雨是一首情诗飘进了山的心坎,打开了一城人间烟火气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9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